

# 设计不该只为少数人的享乐

## 观“威廉·莫里斯与英国工艺美术运动”展有感

◆ 徐佳和



扫一扫请关注“新民艺评”

正在上海世博会博物馆举行的“与美为期:威廉·莫里斯与英国工艺美术运动”展览已经开幕近三周,123件(套)展品都来自于世界最大的装饰艺术和设计博物馆英国维多利亚与艾尔伯特博物馆的典藏,展览十分难得。

可能因为假期临近,展厅里的观众密度虽然称不上摩肩接踵,但也为数不少,许多人在地毯、橱柜、花瓶、瓷碗、汤勺这些寻常物件前久久凝视,不忍挪步,感受着上面超越艺术图案本身之美——乍一看令人眼花缭乱的构图,因其对称性和纹样的重复性而显得层次分明、井然有序。其中,“草莓小偷”是威廉·莫里斯最著名,也是商业上最成功的纺织品图案。

据观察,在世博会博物馆参观的观众中,一般观众、普通爱好者所占比例似乎远高于专业美术从业者,而近期在与一些专业人员的交谈中,也鲜少有人提及、推荐这个难得的展览。

威廉·莫里斯这位拉斐尔前派重要成员、诗人、社会活动家所引领

的“英国工艺美术运动”起源于19世纪下半叶,深刻地改变了书籍装帧、插画艺术、家居染织、金属工艺、陶瓷装饰、建筑设计等与生活息息相关的领域。工艺美术运动其实是一场设计改良运动,它的兴起影响了一大批艺术家、设计师与工匠,莫里斯的艺术之花在遍布整个欧洲装饰运动中竞相开放,德国包豪斯同样是以他的思想为起点的继承和发展。新中国第一所工艺美术高等学府的筹建者、艺术家庞薰琹1925年在主题为“装饰艺术和近代工业”的巴黎世界博览会上“从这个馆,看到那个馆,看完一遍又看第二遍,连夜里做梦也在看”,深受其影响。

莫里斯是希望世人能够“艺术地生活”,轻松一点,而不用再像卓

别林《摩登时代》中描述的那样,当一颗大厂里的“螺丝钉”,没日没夜地重复着机械无聊的工作,用那样的方式度过自己的一生。他抵制降低艺术标准的大规模生产,倡导手工艺的回归,找回工人曾经的快乐,为他们的生活赋予美,更重要的是“享受美的权利”。

比如,在这次世博会博物馆的展览上有一件1880—1895年制造的珐琅彩绘金底陶器,上面描绘了金黄色背景的水仙花,这是一位名为伊丽莎白·西门斯(Eliza Simmance)的女性工匠绘制,她为兰贝斯艺术陶瓷厂工作了五十余年。1871年,道尔顿陶瓷公司在伦敦南部开设的这家陶瓷厂雇佣了三百多名工匠对器皿进行装饰,其中大部分是年轻女性,可贵的

是,她们的姓名首字母镌刻在陶器上,若仔细寻找,依然可以发现这些百年前普通工匠独特的“署名”。

莫里斯也试图通过设计来改善人们的生活环境和审美品位。他积极倡导将艺术与实用结合。制造商与工艺美术设计师不断开发生产更多实用而美丽的物品,许多富裕家庭在室内、花园等空间运用了工艺美术风格的装饰,即便是不富裕的家庭也会购买批量生产的实惠又美观的物品。这也正遵循了莫里斯倡导的黄金法则:“不要在家里放任何你认为不实用或不美丽的东西。”1861

高甲戏是福建省主要剧种之一,流行于闽南地区。高甲戏粗犷质朴而富于烟火气,类型丰富的丑角戏是其特色“品牌”,此番赴沪演出的高甲戏《罗刹记》为上海观众集中展示了高甲丑和闽南戏曲小生的独特艺术魅力。

该剧的“罗刹国F4”四个角色,充分显示了高甲戏男丑中的傀儡丑、公子丑等行当的艺术特色。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蛟世奴,这个角色由傀儡丑应工,演员的身段程式模仿提线木偶,讲究“举手投足一线牵,活关死节转不灵”,演员的表演不仅逼真地模拟了由悬丝控制关节的木偶机械性的动作,同时又模仿了木偶在悬丝操纵下如迎风摆柳一般流畅圆融的肢体呈现。

扮演丞相的演员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这位净角勾白脸,一看便知是奸相,演员长得也是五大三粗,标准的铜锤花脸范儿。然而这位孔武有力的大好相上台却是手持铜镜扭扭捏捏,一步三摇,顾盼生辉,以伟岸丈夫之姿而作娇羞少女之态,非常形象地显示出罗刹国以貌取人、黑白颠倒的病态社会现实。这种“萝莉大叔”“金刚芭比”式的表演格外具有反差萌,令台下观众不由得频频惊呼:“这个奸相也太娇俏了吧!”

不过这些优秀的丑角、净角在戏中都是甘当绿叶,《罗刹记》实际上是一部小生为主的戏。该剧主演陈德佳是一位技术全面、演技出众的优秀文武小生。《罗刹记》整体给人的感觉就是节奏安

年,莫里斯公司成立的宗旨就是要为社会大众提供价廉物美并且实用的设计:将设计请下神坛,而不局限于社会精英及皇室贵族所独有。公司的业务范围极为丰富,包括了墙纸、地毯、壁画、刺绣、彩绘玻璃、家具及各种日常用品。

世博会展览中,有一件1916年制造的朴素的木质衣柜令人印象深刻,它因彩绘装饰而变得与众不同,柜面上一深一浅的两棵植物拥抱着,体现了动态交织的自然美感。简化的植物轮廓参考了民间艺术。民间艺术正是工艺美术设计师的灵感来源。

在展厅的作品前留驻时,耳边不时飘过观展者的轻声低语:“你看,要是我们家能够有一条这个花纹的地毯该多好。”“能不能回去把家里的客厅角落布置成那个样子?”……我想,这些观众“不那么专业”的所思所想不正与莫里斯百年前的理想相契合么,曾经出版过《艺术与社会主义》一书的威廉·莫里斯一生都在坚持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设计是为人民服务的,而不是为了少数人的享乐。

排非常好,没有冷场,更没有冗长的场面,处处都是看点,时时都有惊喜,文戏紧接武戏,笑后颇感悲凉,而所有这些安排对演员的唱功、身体素质和基本功要求非常高。《罗刹记》改编自《聊斋志异·罗刹海市》,我个人的感觉已几近完美了。原著中妍蚩不辨、黑白颠倒的罗刹国在这个剧作中有了非常直观的展现,不仅有傀儡丑蛟世奴的侧面描述,也有公子丑扮演的小官和净扮的奸相现身说法,最后出场的大王更是重量级的丑人多作怪,再加上非常亮眼的众媒婆丑女作乐伎歌舞的场景,将光怪陆离的罗刹国浮生百态全方位、立体地呈现了出来。

剧中的一些场景也是非常具有象征意味的。原本“美如好女”的马骧为了在这个黑白颠倒的怪诞国家内生存,不得不在鼻子上贴上“豆腐块”扮丑,并扭捏身姿唱跳《踏摇娘》。该剧中的这一段,作曲选用了非常有闽南地方特色的苦情歌《金包银》的旋律作为主要元素来谱曲,以凸显马骧此时流落异乡、被视为异类的愁苦心境和自怨自艾的心态。这一段是很值得玩味的,此时马骧贴上丑角的标志“豆腐块”,意味着他已经开始接受罗刹国的审美标准乃至社会规范,被这个怪诞变态的社会同化,而同时他以“丈夫着妇人衣”,扭捏身姿作妇人状,逼迫自己改变性别身份,更是象征着他的自我驯服、矮化。

中国地方戏曲形式多样,一些“冷门戏”也是大有看头。

## 《罗刹记》:群丑争辉一出好戏

◆ 邓黛

## 中文版音乐剧《海上钢琴师》:应该要用用天才莫里康内的配乐

◆ 朱光

王家卫在拍摄《繁花》时让现场回旋着音乐,胡歌、杨皓宇等就跟着音乐的节奏进入状态,真正拍摄时把音乐关掉,但演员已经熟悉这样的节奏——此导演手法借鉴自赛尔乔·莱昂内执导的《美国往事》。当时,这位意大利导演在现场播放的是埃尼奥·莫里康内作曲的主题歌,直接让罗伯特·德尼罗调整了表演节奏。

日前上海影城播映的《埃尼奥·莫里康内:音魂掠影》的传记片里,这个时代最伟大的导演、演员和作曲家、歌手等,包括《天堂电影院》导演朱赛佩·托纳多雷、《沙丘》《星际穿越》等作曲汉斯·季默、主演了《荒野大镖客》等经典电影的克林特·伊斯特伍德以及著名歌手布鲁斯·斯普林斯汀还有昆汀·塔伦蒂诺、王家卫等,都以各自的角度评述了这位自“意大利西部片”为起点,为700多部电影配乐的天才:“他的作品,可以聆听一生。”

莫里康内毕业于罗马音乐学院,一生为“克服为电影作曲的羞愧感”而致力于以音符赋予电影画面更多内涵和情感。从小被在军乐团吹小号的父亲培养成小号手的埃尼欧,最初是在音乐学院里学演奏的,他始终乐于在主旋律上增添自己发挥的装饰音,被提醒可以尝试去学作曲。他的名气是从1965年起,与其小学同学以及几乎是职业生涯的终身搭档赛尔乔·莱昂内合作了《荒野大镖客》之后开启的。赛尔乔在剧



情高潮处想选用一段墨西哥进行曲,但是莫里康内不能忍受“拿现成的曲目给电影配乐”,于是,就写了一部“风格几乎一样”的给导演。

莫里康内秉承学院派的作曲逻辑——无论写什么曲目都遵循十二平均律,擅长运用复调,“让电影画面有了歌剧感。”在《爱的回旋》一曲中,他运用的复调,像是一对彼此呼应的恋人,两段主旋律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有时还如恋人般“彼此追逐”。导演爱惨了这一曲,而莫里康内则表示:“我不喜欢,这是垃

圾!”他心里太清楚“商业电影”要怎样“动人的旋律”。“动人的旋律”最容易拨动最广大观众的“心弦”,但是他更骄傲自己是一名实验音乐家。他的作品早就萦绕在我们心底——中国大陆第一支西方广告万宝路中的策马狂奔的牛仔画面配乐,就是他的手笔。《海上钢琴师》《西西里的美丽传说》……2020年91岁去世前,他因为电影配乐得到过97个全球各地奖项的提名,荣获了其中的88个。

莫里康内的作品动人之处首先在于旋律。但旋律只是一部分。很少有影迷知道他的实验音乐家生涯——主要目的就是“反旋律”,制造出各种平常演奏时根本不会演绎的无调性亦即“难听甚至刺耳”的声音,这也是现代音乐里的一种路数。在莫里康内手下,音乐成为电影的新角色,新画面,新情感,新意味。

这样一位音乐伟人逝世4年后,在日前上演了一部中文版音乐剧《海上钢琴师》。海上钢琴师几乎就是埃尼欧·莫里康内的人生投影。他满脑子都是音符以至于内心澎湃如海,表面沉默寡言如铁,一出手均是杰作,甚而钢琴师身边的小号手则是埃尼欧学小号时期的缩影。但是,这部同名中文版音乐剧,舍弃了电影原声,原创了全新的音乐和歌词。我们鼓励创新,但我们也应该记得创新永远都是在传承的基础上,才可能花开一枝,成就佳话。